

老工人話當年

第 1 輯

老工人話當年

第 1 輯

工人出版社

1962年·北京

老工人話當年

第 1 輯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六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82,000字 印张：3 5/16 插页：1 印数：1—12,000 (册) 67,000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07·58

定价：0.40 元

代 序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会生活經驗，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經怎样經歷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擺脫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經過怎样的長時間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間經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

——摘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在很多老工人的身上，比較集中地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他們是新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應該學習的榜樣。”

——摘自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

“老工人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不僅他們的技術經驗是豐富的寶貴的，而且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也是豐富的。他們曾經長期在舊社會里過着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生活，他們亲身体驗了新社會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們最懂得應該怎樣珍貴和保護革命的勝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是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創造者。但是，他們還年青，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還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學習，在生產實踐中鍛煉，是今後青年工人提高階級覺悟和生產技術知識的主要方法。”

——摘自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目 录

海員斗争的两个故事	刘达潮	1
女工斗争片断	湯桂芬	13
考驗和鍛煉	張士汉	18
——“二七”革命斗争的回忆		
革命烽火中的火花	張根才	28
宁死不屈	張竹林	44
——回忆楊士杰烈士		
捉鬼子	鍾秀文	50
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李鳳蓮	54
不應該忘記	孟 泰	71
难忘的一天	蔡恒全	76
还債	郑冠文	82
活地獄	張西群	84
在小兴安嶺	馬永順	90
苦难的除夕	米 瑞	94
我的学徒生活	周 焱	98
学手艺	刘放軒	104
一件忘不了的小事	顧秉岐	106

海員斗争的兩個故事

中国海員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刘 达 潮

一、保衛紅色工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开始大屠杀革命工人，广东新軍閥也馬上磨刀嚙嚙，要在广州步蔣介石的后塵。他們到处搜捕、杀害工人領袖，限制工人罢工活动。这一切都預示着：反革命的暴風雨就要到来。

深夜，四周漆黑，只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大楼还有微弱的灯光。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不見了，門前显得非常冷靜，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員却异常忙碌：有的在收拾文件，有的在清理賬目，人人都很鎮定。在一个小小的房間里，我正在和一位同志作分別前的最后一次談話。

他是罢工委员会的會計主任，共产党员。我是罢工委员会的會計，工人糾察队軍需。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我們倆一年多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可是，現在他就要离开罢工委员会，离开广州，和我們分別了。

“达潮，你撤退吧！”他严肃地說。

党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首先想到的是党员同志的安全，是几十万罢工工人，而不是自己。我說：“你

是黨員，最好不要再多呆了。至于我，我是个海員，还不是共產黨員，沒有关系！”

“是的，你是个海員，是个真正的中国海員。虽然你現在还不是共產黨員，但是，鉄总是会煉成鋼的，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成为共產黨員。”他歇了一会，望着窗外黑糊糊的天空中跳躍着的几顆星星，繼續說：“你記住，永远記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天下总归是我們的。”

四月十五日（就是我們談話后的第二天）早晨，天空还黑蒙蒙的，四周靜寂無声。路旁的暗淡灯光下，各个交通要道都出現了崗哨，不时还有整队整队的軍隊跑步前进。当我们發覺的时候，敌人已經槍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似地把罢工委員會包圍了。接着在工人糾察队駐地附近傳来了密密的槍声，一直持續了几个鐘头。

暴風雨終于来到了，这就是历史上臭名远揚的广州“四·一五”事变。我不得不率领一批革命工人，暂时离开广州，撤回香港。

新軍閥在广州得势后，曾經被罢工工人打得失魂落魄的工賊又重新冒出头来了。

在省港大罢工时，絕大部分罢工工人都像鋼鉄一样，紧紧团結在革命工会周圍，越燒越紅，越打越硬。新軍閥把革命工会看成是眼中釘，恨不得一个一个拔掉。但是，他們力不从心。他們想打，打不爛；想踢，踢不散。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公开封閉革命工会，只好使出“拉过去，派进来”的毒辣手段，派一批工賊混进革命工会，篡夺革命工会的領導权。

現在，这批工賊像臭虫一样，見縫就鑽，見人就咬，偷偷摸摸地改組革命工会。前后不到一个月時間，他們就篡夺了四十三个革命工会的領導权，使紅色工会变成黃色工会。中华海員工業联合总会广州分会就是被篡夺的一个。

紅色就是紅色，黃色就是黃色，騙不了人。經過省港大罢工鍛

煉的海員，眼睛雪亮。他們一看見自己的工会門口挂上“廣州海員工会改組委員會”的牌子，就嗅到一股異味。他們知道：原來被指着鼻子罵的，踏在腳下踩的工賊，現在又想騎到自己的脖子上上來了。真是怒從心中起，火在眼前燒。四月二十三日，廣州海員舉行政治罷工，抗議新軍閥迫害工会。他們高呼：“保衛革命工会！”“反抗壓迫！”“消滅工賊！”

戰鬥的号角又响起來了。但是，到哪裡去找打大旗的人呢？經過“四·一五”事變，原來的工人領袖几乎全部被敵人逮捕、殺害或者驅逐了，罷工海員找不到自己的領袖來領導鬥爭，形勢非常不利。

消息傳到香港後，黨馬上派我和幾個同志連夜趕回廣州，領導廣州海員保衛革命工会。

廣州，這個聞名中外的革命城市，我們離開不到兩個月，就大大變了樣子。曾經在城市上空到處飄揚的紅旗，現在不見了；曾經作為罷工工人宿舍的嘉南堂，現在被貼上了大封條；曾經像開水一樣日日夜夜沸騰着的省港罢工委員會，現在鴉雀無聲。而過去躲在陰暗角落里不敢見陽光的工賊，現在又像螃蟹過街，橫行霸道。革命鬥爭難道平息了嗎？

我們一接觸到工人群眾，馬上就發現一股革命浪潮還在汹涌澎湃地奔騰着，衝擊着，不過，沒有過去那麼公開，那麼浩大罷了。

這時候，廣州的海員很快從地上爬起來，揩干身上的血跡，把工人糾察隊埋藏的槍枝收集起來，組織了義勇團、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維持隊等秘密組織，襲擊崗哨，追打工賊，使敵人惶惶不可終日。我們和這些秘密組織取得了聯繫，立即開展工作。

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困難，是一般群眾的鬥爭情緒低落。過去，工会說要揍一個工賊，群眾真是一呼百應，干劲十足，現在却表現得冷冷淡淡。為什麼沒有干劲呢？開始，我們還以為是經過風

吹雨打，群众的情緒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后来一摸底，才知道是新軍閥在这里設下一个巧妙的圈套。

“四·一五”事变后，不但罢工工人的家庭生活無法維持，甚至連罢工工人本身的食宿問題，也發生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候，正是黃連爆半夏，苦上加苦。新軍閥看准了这一点，就拿出一点“甜头”来，說要發給每个罢工工人一百元，好讓大家回乡生产。

新軍閥在这里摆下釣魚台，正等待着魚兒上鈎哩！

果然，有些識不透詭計的人，一时弄得蒙头轉向，瞧見誘餌就当是点心，他們以为斗争已經过去了，苦是命中生成的，便指望着一百塊錢，准备解甲归田，另謀出路。

新軍閥的算盤未免打得太如意了。他們不知道共产党已經在群众的心里生了根。当我们这几个从香港回来的同志一在群众面前露头时，很多人揉揉眼睛，瞧了又瞧，發現共产党人沒有被杀絕，革命斗争沒有停止。在这最困难的日子里，党还像巨人似的在自己的身边。說来慚愧，这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哩！

规模巨大的組織工作开始了。秘密組織把群众組織在自己的周圍。已經咬着敌人“甜头”的人清醒过来了，他們說：“我們不吃敌人的誘餌，我們要自己的工会。”

条件成熟了，我們决定在太平大戏院开个誓师大会，討伐工賊。

这一天，我們一早就在太平大戏院周圍放了崗哨，防止敌人混入会場。天剛蒙蒙亮，工人群众一队一队涌入会場。这个广州有名的戏院，現在忽然显得太小了，兩千多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兩千多張嘴的吼声震动了屋宇。大家一再振臂高呼：

“消灭工賊！”“保衛革命工会！”

我們的同志在台上簡短地講了几句話以后，群众立即整队出發，一股革命的洪流向着敌人冲去。

海員工會設在西蒙口的一座洋房樓上，距離太平大戲院不遠。隊伍一到，馬上就撒開天羅地網，把它包圍起來。幾個帶槍的同志沖上去，準備見一個拿一個，見兩個捉一雙，滿以為這次可以把盤踞在這兒的工賊一網打盡。誰知道，我們撲了個空，樓上靜悄悄的



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到哪里去了呢？

原來，工賊一聽說海員開大會，就派出狗腿，混入會場，探听消息。我們的隊伍還沒有出發，他們就夾着尾巴逃跑了！

雖然逮不住工賊，但畢竟是把革命工會保衛住了。憤怒的群眾把“改組委員會”的牌子摘下來，放在地上狠狠地用腳踩呀踩呀，尽情地發泄他們對工賊的仇恨。

吐氣揚眉的日子又來了。

革命的紅旗在工會上空重新飄揚。“廣州海員工會維持會”宣告成立。我被選為財務委員。

這時候，最大的困難是工會沒有經費。原來的經費都被強盜一樣的工賊搶光了；海員們大部分還沒有工作，連自己的生活也顧

不过来，哪里还拿得出錢来支持工会？

当我们正在为經費發愁的时候，省港船上的海員兄弟一批一批的送錢来了。他們送得这样快，这样多，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說起来，还是要感謝我們的党。原来，我們离开香港后，党就預見到將來一定会碰到經費問題，便在海員中进行了宣傳和組織工作。海員工会在海員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誰不支持自己的工会呢！現在，一听到自己的工会已經拿下来，大家就紛紛主动把錢送来了。

当然，敌人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

一天，省港船上的海員兄弟約我去陆羽居茶樓收錢。我們剛坐下，忽然，街上出現了“砰！砰！”兩响槍声，跟着就是人群汹涌，喊叫声响成一片。槍声越来越密了，我側耳細听，發覺槍声正是来自海員工会。我立即把錢塞在腰包里，連忙下来。剛走到門口，就碰上一个海員。他一手把我拉到僻靜的地方，气喘喘地說：“达潮，你还在这里，人家正在打着鑼找你哩！”

当天晚上，几个海員掩护着我，悄悄地过了海，在一个海員的家里安了身。

我遵照党的指示，暫時撤回香港。

經過这次反革命事变，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人动搖了，但是，更多的人坚持下来，繼續进行革命斗争。正当敌人实行“宁可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的血腥政策的时候，我在香港，面对着党的旗帜，庄严地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業奋斗到底！”

二、反 包 工

一九二八年，在香港出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梁元和俱乐部”。

梁元和本是个大資本家。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商店，販賣船上

用品，專門兜攬英國昌興公司的生意。昌興公司有四條皇后船，船上的繩呀纜呀完全由他供應；甚至船上的伙食，也由他一手包辦。後來，他和英國老板勾搭上，做了昌興公司的大包工。這時，他得寸進尺，又搞出個“梁元和俱樂部”。他規定：凡是在昌興公司輪船上做工的中國海員，都要加入“梁元和俱樂部”，每人每月交兩塊錢，工作就可以得到“保障”；不加入的話，那就不客氣，開除！

如果以為梁元和搞個俱樂部僅僅是想在經濟上揩點油的話，那就太天真了。這裡，還有他的英國老板的陰謀：哪個中國海員敢對大英帝國說個“不”字，昌興公司就可以通過“梁元和俱樂部”，把他搞掉。

在昌興公司做工的中國海員，一向被當作“下等人”。同是海員，待遇卻不一樣。白色海員每月工資兩、三百塊錢，中國海員最低的只有十五塊，最高的也不過二十五塊到二十九塊。如果是“光棍”，束緊褲帶勉強可以活下來；若是有了老婆子女，就只好靠北風填肚子。說到睡覺，也和人家不一樣。白色海員一、兩個人住一間最好的艙房，而中國海員却要五、六十個人擠在一起，不是靠近火艙被烤得頭昏腦脹，就是永遠見不到太陽。這還算是走運的。若是不幸染上一點小病，就會被趕離輪船，流浪街頭。中國海員的生活真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

這還不算。殘酷的包工制度還像毒蛇一樣，緊緊地纏在中國海員身上。沒有上船做工以前，每一個中國海員都要到處借債，或者典當自己的衣物，湊足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錢“孝敬”大包工梁元和，才能過這“下等人”的生活。現在，借的債還沒有還清，又出了個“俱樂部”，每月又要白白送給人家十分之一的工錢，這真是明火打劫，剝完襯衣又剝汗衫。

曾經在一九二二年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中大顯身手的中國海員，認識到一條真理：只有鬥爭，才能摧毀包工制度。

反对“梁元和俱乐部”的斗争火焰首先在“俄国皇后”船上燃烧起来了。党派我上船领导斗争。

我是个老海员，一直生活在昌兴公司的皇后船上。这一次，我在“俄国皇后”船上当了一名小工。每天早晨，我就拿着扫帚、抹布去打扫厕所、浴室。因为生活在最低层，几乎接触了所有的劳苦大众，很快就了解到船上的斗争情况。

“俄国皇后”是航行香港—上海—渥太华线的巨型客船。船上有五百多名中国海员，分为管事、统舱、水手、烧火四部分。这四部分人虽然同是在一条船上做工，但是，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工头控制着，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来。

做管事的有一百多人，全都是红色会员，其中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省港大罢工的过来人，和帝国主义较量过，摸过帝国主义的底，有经验，有勇气，说干就干，非常坚决。但使人奇怪的是，管事搞得热火朝天，而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却冷如冰水。

“为什么不发动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参加斗争呢？”我问管事的负责人。他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人家工头的脑袋瓜横摆呀！”

看来，这个同志太看重了工头，忽视了群众的力量。不发动群众，怎能开展群众斗争呢？我们决定：暂时放下工头不管，用交朋友的办法，首先发动群众。

一天，有个水手孤独地坐在甲板上，望着蓝色的海水不断唉声叹气。我上前问他：“兄弟，生病了吗？”他抬起头，没精打采地望着我，没说话。

“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我和他并排坐着，又追问。

“不是，不是，”他似乎有些生气地说，“我在想，我做工挣钱，为什么要白白送一些给人家？”

啊，原来他正在为“梁元和俱乐部”发愁哩。我拍拍他肩膀说：



“兄弟，愁什么，天塌下来当被盖，我一辈子也不参加！”

“不参加，你不怕……”他睁大眼睛惊奇而又兴奋地望着我。

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这样吧，”我说，“明天你约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谈谈吧。”

第二天，他果然约了几个水手来，见面就向我要办法。我说：“办法很简单，就是团结。只要大家一条心，梁元和就不敢动我们一根头发。”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不行呀！”

“对，只有我们几个人不行。我们下去多交几个朋友，大家同心合力，一定成功。”

这个办法果然灵验。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把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全都卷入斗争。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那三个工头点头。“俄国皇后”船到达渥太华，要停泊十二天。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率领几个海员代表和工头开始谈判。

这三个工头张嘴就替梁元和说话：“俱乐部只要两块钱，算得什么？”话一落地，海员代表就火了，指着他们说：“你算不了什么，我们可算是两块肉被人家割掉！”工头见自己的“手下人”胆敢当面顶撞，就恶狠狠地说：“我走我的路，你过你的桥，有什么可

談。”

第一天談判就這樣結束了。這三個工頭滿以為“手下人”踢不出飛腳來，哪知道回去後，叫張三，張三不應，叫李四，李四不睬，“手下人”個個鼓起眼睛狠狠地瞪着，憤怒的目光像利箭似地插在自己身上。工頭本來就是見風轉舵的人，看見風色不對頭，第二天談判就不敢用硬的，却使出軟的來，說：“要考慮考慮。”第三天，又說：“不用急，慢慢來。”第四天、第五天……，就這樣磨着、拖着。

到第十天，大家忍耐不住，召開全體大會，把工頭包圍起來，要他們表示態度。這時候，海員們一步一步逼近他們，作主的已經不是這三個工頭，而是憤怒的群眾。他們見形勢不妙，便無可奈何地點頭，答應回香港找梁元和談判。

事情真是湊巧。“俄國皇后”船開到上海時，梁元和剛好在上海辦完貨，搭這班船回香港。這只撲火燈蛾不知道自己已經投入羅網，他還大搖大擺地走上船哩。

我擺好陣勢，率領幾個海員代表，大踏步走入船艙，劈頭就問：“梁元和，你要我們參加俱樂部，可有什麼章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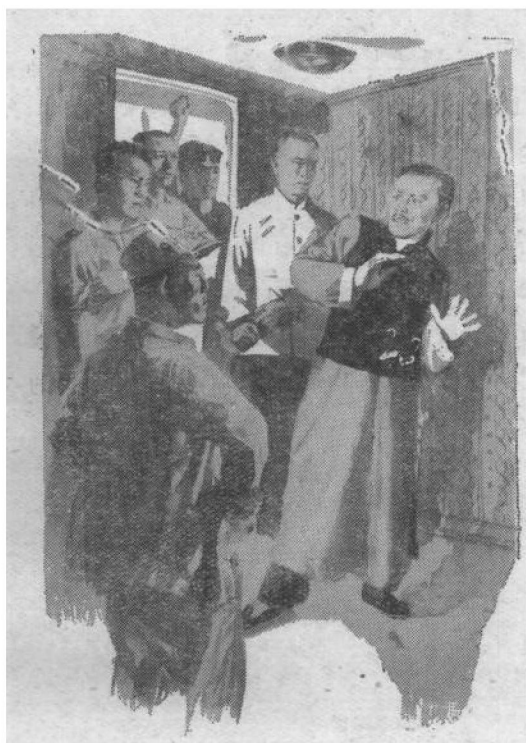
梁元和用手托托金光閃閃的金絲眼鏡，笑嘻嘻地說：“這個，有，有。”他連忙從口袋裡掏出幾個小本子擺在桌上，繼續說：“這就是俱樂部的章程。說實話，我搞個俱樂部，還不是为了兄弟大伙。”

海員們原來都圍在艙外聽我們談判。現在，一聽梁元和的話，真是無名火起三千丈，大家捏緊拳頭湧進來，哄的一下就把梁元和包圍起來了。

“我不參加，你怎麼辦？”我接着問梁元和。

“你……”梁元和沒想到“下等人”竟敢和他抗衡，就收斂笑容，惡狠狠地瞪着我說：“你是中國人嗎？中國人都要參加。不參加，沒人情講，開除！”

一股怒火從丹田直湧上來。我咬咬牙忍着，又追問：“大家都不



参加，你怎么办？”

“沒二話，通通开除！”

梁元和的話，像針一樣刺痛了每一个海員。“揍这个王八蛋！”不知誰这么說了一句，梁元和的金絲眼鏡应声落地，跌成兩半。这只吸滿鮮血的臭虫剛才还趾高气揚，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臉色刷白。他知道事情不妙，想夺路逃走。可是，往哪里跑呢，輪船早已离开碼

头正在茫茫的海洋上航行哩。

沒有家魔，引不来外鬼。統艙、水手、燒火三个工头見梁元和挨了揍，連忙跑去报告英国船主。船主赶来質問我，有事为什么不向他报告。

船主的办公室設在最高的七層楼上。昌兴公司有条侮辱中国海員的規定：除了工头外，中国海員不准进入船主办公室。“是你不讓我們报告呀！”海員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

船主接着又責問工头。“这……这……”这三个工头看看紧捏着拳头的海員，又瞧瞧正躲在艙口直打哆嗦的梁元和，尷尬地說：“現在不是向你报告了嗎？”

船主向面色蒼白的梁元和招招手，他立即搖頭摆尾像只叭兒